

SPRING ISSUE:
IN SEARCH OF CHUNG CHI'S MYSTERIES

春季刊
「尋幽探秘」

崇基學生

Chung Chi People
2024.01



AD EXCELLENTIAM

目錄

前言	1
崇基怪談錄	2
众志雕塑之謎	7
Weird Tales of Chung Chi	8
給Grisha的一封信	10
校史鉤沉：越過崇山峻嶺	12
校史鉤沉：細說謝昭杰室	13
小橋流水之前世今生	14
敬何宿	16
重構失落的想像：從角樂到流水	18
鏗鏘玫瑰	20
招稿	21

前言

春和景明，新綠盈枝，只覺四季瞬息輪轉，時光一點不留人。

一年過去，崇基經歷種種變化，管理層煥然一新、學生會恢復完整運作、千人宴和崇唱睽違數年得以復辦……箇中點滴彌足珍貴，其中最令人不捨的興許是Grisha的告別。十六年來何草總有她的身影恬靜守候，陪著大家走過或喜或悲的青蔥歲月，如今留下Mischa孑然一身，教人唏噓。

疫情煙消雲散，校園重新熱鬧起來，但山城裡熟悉的一切卻悄然褪色。曾經理所當然地陪伴著我們的_-、Grisha、Med Can亦隨往昔的正常生活一一消逝，是旦飯和檸檬批在舊人的回憶裡默默蒙塵，2024的山城只剩一把大火燒得殷紅。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道理我都明白。只是改變來得太急太突然，不禁感觸，在這個輕易告別的時代裡，究竟還有什麼是我們能抓住的呢？

「掌握現在者方能掌握過去，掌握過去者方能掌握未來。」歷史因現實的需要而被建構，《崇基人》作為主流外的敘事，此刻看來別具意義。時代已經邁進新一頁，展望將來固然是大學生應有的自我修養，但在前行之際亦應憶昔撫今，時刻銘記歷史，方能保守初心，同臻至善。

余昭信
二零二四年一月

崇基怪談錄

一、辮子姑娘

文：樊適滙 設：余昭信

「辮子姑娘」是中大獨有的怪談故事，誕生在馬料水這個地方。這個故事以崇基校園為背景，然而隨著時間衍生了不同版本，且聽下文分解。

中大坊間流傳的「辮子姑娘」共通點是她的形象和接觸方式。相傳一名女子結了一條長辮，而她的正面竟然也是一條長辮，而她會在路上嚇唬行人。不同版本的差異在於辮子姑娘的身世以及一條辮路的位置。

初代版本的辮子姑娘沒有血流披面之態，對她的描述只有一身白袍，故此被推斷為崇基醫療院（原址為現時大學健身室）的護士。1959年從崇基學院畢業的溫漢璋校友對醫療院版本的辮子姑娘有印象，並認定是他年代的學生為了找理由送異性同學回宿而創作。當時崇基教學樓和圖書館位於近大埔道的一側，而宿舍則位於山谷的另一側，往返都須經過龐萬倫學生中心和蒙民偉工程學大樓間的小路，自此該路就被稱為「一條辮路」（編按：當時兩幢建築均未興建，一條辮路現為龔約翰學生中心，現已不存）。辮子姑娘從未真實存在，但她卻是當年同學結伴回宿的最佳藉口。

崇基怪談錄

一、辮子姑娘

文：樊適滙 設：余昭信

現時流傳的新版辮子姑娘故事內容更為詳實，繪影繪聲。中大於1963年成立後，不少偷渡來港的內地人會在中大附近跳車逃亡，稍息一會再進入市區抵壘。根據傳說，當時有中大同學無意中發現了一宗駭人的慘案：某個寒夜，一位留了一條長長辮子的姑娘，幾經辛苦從內地偷渡來港，並乘巴士到市區。不料途經馬料水時卻發現前方有警察路障。情急之下她決定跳車。在跳下的一刻，她的辮子卡著了巴士的窗框，頭髮跟面皮都被無情力扯去，面容血肉模糊。這位姑娘仍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中大的辮子路，終於不支死去。

這個版本的辮子路有兩種說法，其一為池旁路，其二為華連堂至眾志堂樓梯之間的小路，兩個地點相當接近宿舍。據說翌日警方發現屍首，清理過後，事情彷似告一段落，然而編輯竟無法找到任何相關新聞報道。一晚，一位男同學行過辮子路，見到一個長辮姑娘的背影，便想上前搭訕。當那姑娘轉過頭來，面上不見任何眼耳口鼻，只是一張分不清是血還是髮的臉！

崇基怪談錄

一、辮子姑娘

文：樊適滙 設：余昭信

及後相傳在八十年代，有同學受到「辮子姑娘」的啟發，在晚上披著床單在一條辮路的發源地華連堂外假扮靈體作弄女宿生，結果驚動保安組出動調查，擾攘一時。

「一條辮路」和「辮子路」雖然都以辮子姑娘為故事主體，惟其創作背景、動機、內容細節均有出入，其實可以視作兩個獨立的怪談。辮子姑娘的故事是每代新生輔導營的必備節目，然而故事隨著時代慢慢演變，如何稱呼那條小路似乎也成了兩代校友的小小分水嶺。

崇基怪談錄

二、未圓湖畔

文：樊適滙 設：余昭信

這是一個差不多失傳的崇基怪談。

話說從前有一對情侶相約午夜十二時正，在崇基的荷花池（今未圓湖）相會。女生很準時，等著情人的到來。但直到月兒高掛，男生仍未出現。

正當女生失望透頂，打算回宿舍時，忽然見到男友與另一名女同學在暗處擁吻，渾忘了自己的存在。被背叛的女主角傷心欲絕，在大哭一場之後投湖自盡。

事隔數年，見證投湖事件的同學已經畢業，人們漸忘這個傳說，另一對情侶又約定夜深在荷花池見面。據聞這次男生很早便到了，在草地上踱步等著。一名女子突然從後詢問：「請問現在到十二時了嗎？」男生不虞有詐便答她：「到了。」隨即被那個神秘女子拖入池中溺死。

自此以後，崇基就多了一個民間傳說：凡午夜在荷花池旁遇到女子問時間，就不要答她，連錶也不要給她看，否則性命難保。現時荷花池旁有一個牌，寫著「不准游水、不准喧嘩、不准……」，不知是否遙遙呼應這個撲朔迷離的故事？

編按：編輯曾查閱早年報章，然而故事中兩樁案件均未有任何記載，而男生被拖入湖中時亦無目擊者，敘事真實性存疑。

雖未如「辯子姑娘」般獲得考證，然而未圓湖怪談疑點處處，應是虛構成分居多。

崇基怪談錄

三、怕鬼不如怕人

文：樊適滙 設：余昭信

一九六六年秋天的一個夜晚，當時的崇基同學鄧一葦與另一位同學於馬料水碼頭散心，折返崇基宿舍途中遇上劫匪行劫，鄧一葦為了保護同窗而慘遭刺死，是至今唯一一名在學期間被殺害的崇基學生。

後來，大學站附近有流氓騷擾女同學，男宿生便自行組織保鑣隊，於夜間護送女生返回宿舍。

众志雕塑之謎

文：樊適淮 設：余昭信

眾志堂（cc can）的眾字是以「众」表達。眾志堂靠近龐萬倫學生中心的一側，有着學生們察覺不到的雕塑，它正表達一個「众」字。這個裝置其實有段故事，我們將碑文翻譯後大致意思如下：三個人共同努力，眾人的意義也更加重大。修養品德的人應關懷眾人的利益，行善的人追求眾人的幸福，寬容厚道的人才能得到眾人的支持，尊重賢者才能容納眾人。

崇基學院創立50週年時，校友陳志堅、羅富祥、單偉豹為感念母校培育之德，捐贈了這座「眾」字雕塑，藉此彰顯學院培養人才的三大目標：培育全面發展的人、崇尚基督的人、愛眾的親人。這座雕塑以三個人疊加成「眾」的形象，藉此彰顯師友同行的意義，並展現學院培育人才的宗旨。它的製作使用銅作為筋骨，鋼作為骨架，字體則是形體，而義則是內心。同學平時用膳未必會特別留意這個雕塑，但它和銘文所承載的意義實在值得深思。

Weird Tales of CC: The Braided Lady

TEXT: RILEY C.N. LEUNG

DESIGN: PHILIP C.S. YU

You and your friend just got back from a gathering. The last school bus had departed long ago, but lucky for you, Hua Lien Tang is just a few minutes walk from the University Station. The fresh and precious memories you just made put you both in a good mood. Being this late at night, your banter is the only thing that fills the empty and wide slope.

Or so it seems.

You soon notice a strange voice that is almost inaudible. Following the sound, you find a lady dressed in white. Her long braid seems an atypical choice of a hairstyle. She seems to be lost.

"Excuse me? Do you need help?"

Weird Tales of CC: The Braided Lady

TEXT: RILEY C.N. LEUNG

DESIGN: PHILIP C.S. YU

Have you heard of the ghost story of The Braided Girl? The tale follows a young lady who attempted to smuggle herself across the border from Mainland China in the 60s. She got on a one-way trip by hopping onto a train. Hiding from the train operator who came to check tickets, she jumped off the train when the train was still moving. Unfortunately, her long braid got stuck in the wheels, tearing away her scalp along with her face...

The tragedy is said to have happened at the station near CUHK. Legends says before she passed, she walked to the trail next to the stairs that connect Hua Lien Tang and Chung Chi Tang (CC Canteen) faceless. Since then, people have reported seeing a braided girl weeping with her back to them, and when she turned around--let's leave that to your imagination.

Note:

It's proven that the story of the braided lady is created by CC boys at the 60s for giving a valid reason to escort girls back to female hostel.

No worries to walk at night!



給Grisha的一封信

文、攝、設：徐雋皓

親愛的Grisha：

哈囉，妳最近好嗎？四個多月不見，妳吃得飽穿得暖嗎？

妳離開以後，許多學生、老師、校友都感到不捨，大家都怕妳孤獨，紛紛為妳獻上鮮花，妳看得到嗎？神學院聖堂外頌鉢的響聲，能安撫到妳的心靈嗎？

妳在何草渡過了十六個寒暑，看到了中大和崇基的變遷與起伏，見證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大人來來去去，又慰藉了許多青蔥學子的心靈。無論是難過的日子，或是高興的日子，慶幸都曾與你一同見證過這些年的一切。謝謝妳的陪同，謝謝妳的所有。

願妳安好，約定，我們在那邊相見。

JC上





*In Loving Memory
of Grisha*

2007-2023 @CUHK



學院通識課上總會論及十三家基督教大學與崇基的創校淵源，然而細察之下，我們發現崇基與嶺南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嶺南大學位處屯門，離我們頗為遙遠，除了嶺南場以此為名外似乎就沒有太多聯繫，但事實並非如此。且援曾昭森博士（崇基學院前文學院院長）著作《懷土集》窺探一二：「嶺南與崇基，在形式上似乎是兩件事，其實在歷史上和關係上是一脈相承的。崇基是繼承國內十三間基督教大學的教育傳統的。嶺南大學是十三間基督教大學中之唯一設在廣東地區的大學，學生是以廣東人居大多數，教學目用粵語。所以單從地區的一點來看，嶺南與崇基的關係是特別密切的。崇基創辦人之一和第一任校長又是嶺南大學前校長李應林先生，就更說明這種一脈相承的關係了。」

除了地緣親近之外，崇基早年不少同工都出身嶺南，比如首任院長李應林博士曾任嶺南大學校長；首任註冊主任謝昭杰先生歷任嶺南大學總務長、代訓導長等要職；為校歌填詞的謝扶雅教授、*1講授「人生哲學」的何明華會督均曾於嶺大執教。^{*2}至於嶺南運動場則由嶺大1940年忠社畢業生陳德泰先生慷慨資助，得以興建。^{*3}

如此種種，足見崇基學院與嶺南多年來情誼甚篤，緣分深厚。

註1：崇基和嶺南的校歌為同一曲調。

註2：崇基學院素來重視博雅教育，「人生哲學(Philosophy of Life)」是早年的學院通識課程，其宗旨與現在的「與人文/自然對話」等大學通識課程應相去不遠。

註3：陳德泰先生為建築業者，除了捐助資金外還親自監督嶺南場的建造工程，可見其熱心。

中大校園裡的建築物大多冠以贊助人芳名，然而位處牟路思怡圖書館旁的謝昭杰室卻是例外。謝昭杰先生是崇基學院草創初期的第一位註冊主任，掌理學生、科系註冊等學術行政事務，對籌劃學院發展居功至偉，其職責約等於現時的大學教務長。謝先生於一九六六年不幸病逝，經校董會送醫仍回天乏術，學院上下無不悲悼。其時學院為鄭重其事特設治喪委員會、舉行安息禮拜為其送別，崇基學生會亦為此致哀、暫停一切社團活動三天，以誌哀思。謝昭杰室因此得名紀念謝先生，至今仍是校園內唯一以行政職員命名的建築物。

謝昭杰先生平素對學生關懷備至，深受愛戴。學院早年學生約達六百名，然而謝先生除了處理日常行政工作外，亦認得每一位同學的樣貌，在路上偶遇時更會關心同學的學業、提醒同學若某科成績不達標便無法領取獎助學金。六百人說少不少，能對每一個學生的學業和獎學金申請瞭如指掌，還能時刻惦記細節，可見謝氏之熱心。

現時教務長身居高位，除了寥寥幾位教務委員，普通學生基本上無緣得見，遑論對學生給予學務上的關懷。據聞即使是在與學生交流的師生諮詢會議上，教務長也常自恃資深權重，在討論中不耐煩地輕蔑學生意見，其俯瞰眾生的姿態實在予人高處不勝寒之感，亦更顯出現時教務行政的不近人情。

誠然，本科生人數由當年的六百人急增至兩萬人，謝氏的密切關懷是種過份浪漫的奢想，然而教務處似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太重規矩而輕視人情，休學、逾期退選、補考等政策是否真的有如斯繁瑣的必要？需要喘息的同學又有沒有能力可以全面跟進？死板的程序受詬病多年，批判休學程序的文章大抵加起來已及數百，學務政策到底有沒有稍為通情達理的可能？有關學務政策的論述已不勝其數（感興趣者可查閱中大學生報），我無意在此討論。只是寫到此間，我開始思考「註冊主任」和「教務長」兩個處於不同時空的名銜有何涵義，想到謝昭杰先生和余蕙卿女士的行事風格時，這兩個詞竟迸發了一種錯位交互的魔幻色彩。

小橋流水之前世今生

文：樊適滙 設：余昭信

港英政府最初批予崇基學院的土地只有十畝，而毗鄰的則是馬料水村和其村民所擁用的寬闊農田。當時崇基希望獲得政府和公眾認同，而升格成為第二所大學，為此要不斷擴張校舍以開辦更多課程和接納更多學生。崇基學院第二任校長凌道揚博士順利地與馬料水村村民交涉，購併村內大部份土地，並把村民遷往粉嶺軍地，而搬遷理由耐人尋味。

凌校長在專訪中回憶指，崇基院方請來一名風水師來遊說村民，指馬料水的風水不佳，勸告村民應盡快遷走。馬料水村位處九肚山的山陰——即山的北面——太陽會被九肚山山體所遮擋，因而村內缺乏陽氣，累積陰氣，不利村內人事。湊巧當事村內長時間未出男丁，村民便對此說法信之鑿鑿，要求搬遷。

小橋流水之前世今生

文：樊適滙 設：余昭信

因此，凌校長後來致函時任輔政司戴維德，請求港府批准崇基收地。信中，凌校長指受到村民所託而向政府陳情，因為村民認為馬料水村積聚陰氣過多而致使風水差。凌校長更引述村民指，馬料水村南方的火車隧道形似一口「巨大棺材」，破壞了村落的風水。另外，馬料水村位於山谷低窪位置，農田經常受到洪水侵襲。

根據當時馬料水村村長溫應光的說法，馬料水村當時有一個「男丁不過七」傳言。男丁不過七，即是指馬料水村內的成年男性不會超過七人，家庭不會超過七戶，超過的則被病故、意外、搬遷的種種不可抗力所抹殺。這也同時呼應馬料水陰氣重的說法。後來事有湊巧，當時崇基宿舍的男宿生相繼無故地集體發冷，甚至有宿生突然暈倒而送院。

崇基化學系的馮肇端博士注意到學生集體病發的現象，後來發現是水源出問題。當時崇基未有港府水務署供水，只得依賴馬料水坑作為自然水源。

馮博士發現馬料水坑的上游長滿一種名為「車前草」的植物，這些植物的種子曰「車前子」，並隨水流漂到下游為師生所飲用。據《神農本草經》，車前子「味甘寒無毒」。正正是車前子的寒性導致宿生們集體發冷，也可能是馬料水村平均壽命降低而「男丁不過七」的真正原因。於是，馮博士便組織崇基學生到馬料水坑上游將車前草斬草除根，其後學生集體發冷的現象便再沒有發生。

崇基獲港府供水則要待至70年代初，食水從山腳逐步經四個水泵被泵至山頂的新亞和聯合的水塔，再分配至全中大。隨著中文大學的發展，馬料水坑成了今日的「小橋流水」，馬料水村的農田今為未圓湖。

敬何宿

文：龐芷嵐 攝：龐芷嵐、崇基學院網頁
設：余昭信

大學以前，一直與家人同住，外宿機會極少。最多能數到小學畢業營，住過兩天一夜渡假村，與同學同睡同吃，已覺有趣。香港並無太多大學能提供真正的住校體驗，走出宿舍一分鐘不到便能到達課室的，大概唯有中大。我所以攜同我對宿舍的所有絢爛想像住進何宿，期待它們在你之內紛呈。其時已是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熟悉的疫情原因。

我學著和你創造回憶。

在何宿，我通常都覺得很渾沌。因為很想睡覺，因為沒有睡醒，因為睡太多。有人說，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不能是同一個，我坐在四樓床上打稿，不能不笑。學校是我家，用來調笑並非沒有過，經歷是第一次。我無法不將俗務帶進你，進入你，始終難免晦氣。只要是見到你，就代表有課要上，有事要做。上課回來，帶著待完成的論文、導修、Blackboard回應，沒有跟你多說一句話的間餘，甚至很想對你發脾氣。睡到上課前十分鐘，多得你極佳的地理位置，許我一路狂奔到校巴站還是能趕上八半本部點名，只是我都沒有跟你說bye bye。你就在這裏，什麼都沒有說。



何善衡夫人宿舍
MADAM S. H. HO HALL

你雖不言不語，卻讓我認識到，有一種關係叫 roommate。我想過將室友寫入，基於事後回想而非當時體驗，是否有欠公允。然作為室友，多有得罪原不在於此。我能感覺可以安身於此，並非必然，始終多得她們容讓愛護。我明白，有些室友關係只能是陌生人始陌生人終；有些以陌生人始以摯友終；有些以舍友起，成為朋友，然後以室友關係作為這輩子親近的最後可能。我有過實在感覺話不投機的室友，我們都在房間的時候，真的靜到連蚊飛過都聽到。我也有過入宿當日隨便結交的室友，全憑機緣，但我們一起生活、出入、旅行，無話不談過很多個三四點。現在的室友是原來的舍友，後來她不在何宿一年又回來，我們作為已然熟稔的朋友湊合同住，日夜談笑，沒有吵架，枉然了我一早定下，不與朋友part房的堅持。

不過，這更靠近我那年在畢業營所想像的那個室友形象。想到這些相遇全因為你，我更覺感恩。

宿舍生活當然在舍堂活動，在認識並與舍友變得親近，在食「探監飯」。然我覺得更在我坐在桌前，沉默地感受和你的連結的時刻。漸漸地，我發現，因為在你內入睡，又在你內甦醒這件事太想當然，我找到一種只有你才能給予我的安定。我明日截止的論文寫完還是沒有，明日的考試是否已經溫好，無論哪個明日，明日什麼，都會過去，不變是向我展示風景的你。我因此變得更有勇氣面對每日的挑戰。所以因為疫情，據說不得不離開你那日，我寫：「你是我總有靠倚的穩定，從此多少個夢都不落。坐時，你銹綠窗紗揉碎暮色披滿我右肩。臥時，你引水柔天光注我眼界最盡處。謐然，長夜在你面前，始終又破曉。」此心安處是吾鄉，原來我已有一部份是出自你。

許久不寫，也許在何宿總是太安穩，日復日住在同一個房間，彷彿已經為我留住很多，多到我幾乎忘記沒有能真正靜止的時間。指導我畢業論文的念欣老師，也是崇基人，當年也住何宿，你一脈相承的庇蔭，可想而知。你已為那麼多像我一樣的人作過見證。聽說何宿將於出版月內大幅整修，裝潢佈置大不相同，想當年也不需要等到二三十年後。使我心安的是，我知道你會像包容我一樣，溫柔滋養所有住進你的人。溫柔在樓下有貓，在樓上有海，在五分鐘就可以行到大學站。（這不是樓盤廣告）有人會代替我，為你寫更多的故事。

我不知道所有臨別，是否都一定依依。謹寫這麼些，致何宿，敬何宿。

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寫於何宿

重構尖沙的想像： 從角樂到流水

文：余昭信、梁采楠 設：余昭信

在進入主題之先，我想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何謂社區？若從地緣發想，可以理解社區是一種由鄰里組成的群體，植根於我們生活中涉足的地域，比如某某邨、某某街已可構成一個社區單位。除此之外，共同的文化和生活模式也可定義一種社區，比如唐人街、客家聚落都以共有的文化定義自身。回到大學來討論，若從地緣屬性和文化屬性來審視中大，我們生活在同一地區、又因著中大學生、書院學生這些身份而有著相近的文化，大學又能否稱之為一種社區？而在這個社區中生活的我們，又可以實現怎樣的可能性？

新入學的大家也許會在迎新活動中聽過「山城角樂」這個詞，但未必知道它是什麼。山城角樂作為香港第一家學生合作社，雖在種種壓力下黯然離場，然而其實踐精神確實可嘉，亦為日漸被消費主義侵蝕的中大留下一抹異彩。角樂提倡的以物易物、由學生共同經營空間的理念正是一種社區營造的嘗試，亦為後來者對公共空間的想像留下了啟蒙。

重構尖淺的想像： 從角樂到流水

談及社區營造，這個概念首先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為一前提，透過有意識地推動社區理念、鼓勵居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共同尋求公共問題的解決方案等方式來凝聚社區組織，以此建構居民對這個社區的想像。

在失去角樂之後，中大的社區屬性沉寂了一段時間，宿舍、學科內的社區也許仍在繼續，但我們同為中大人的意識卻似乎在疫後慢慢褪色。幸而中大的土壤仍在，近來便有新的嘗試。

「流水山城」是由一位熱心崇基同學牽頭成立的社區營造計劃，目前仍處於草創階段，其旨在透過社區藝術達致自我表達與實現，讓中大人反思自身、療癒身心靈之餘連繫彼此，以建立一個讓中大人互相扶持、砥礪前行的網絡。不做離地的象牙塔，而要在至卑至微之處讓中大人得到溫暖。這個計劃的核心理念除了營造屬於中大人（編按：中大人不止學生，其他中大居民亦屬於社區的一部分。）的社區之外，還希望關注可持續發展、消費倫理等議題，讓中大人學會關心身邊的人事物，並反思自身與群體，乃至社會、地球的關係。

要在這個離散的年代重建大學社區是可敬的宏願，但亦絕不容易。流水無形、潤物無聲，流水山城能在中大創造出怎樣的光景，值得期待。

鏗鏘玫瑰

文、設：余昭信

崇基校園水土豐美，滋養著各色珍奇的生命，除了松鼠、落羽松等之外，最教人驚艷的非木玫瑰莫屬。木玫瑰正名為姫旋花，屬草本植物，其花形如喇叭，色澤鵝黃。其果實乾枯後種皮開裂成瓣、如玫瑰狀，因而得名木玫瑰。

以往木玫瑰盛開於明華堂、應林堂後山，小橋流水處亦有。據校友憶述，以往中大較難買到鮮花，節日消費主義亦不如今天盛行，不少同學會在表白時向心儀異性送上木玫瑰以表愛慕，也可算是崇基獨有的校園文化。

由於近年工程頻繁、水土流失、過度採摘等種種因素，崇基木玫瑰現已不存，僅有寥寥幾株散落校園四周。據聞近年有崇基同仁打算復植木玫瑰，然而種子難覓，加上復植所費人力物力成本不菲，至今仍未成事。木玫瑰曾是崇基標誌性的花卉，除了為風光優美的校園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更是幾代崇基人的集體回憶。若有機會得見它重現崇基，想來定是美事一椿。

招 稿

- 主題、形式、題材不限。中英皆可，接受粵語入文。
- 歡迎同學就時事、校政、院政投稿發表意見。
- 本刊接受小說、隨筆、散文、詩詞、攝影、平面設計、繪畫、漫畫等稿件形式。
- 中英文稿件字數均宜於2500字以下。
- 請將稿件電郵至ccsu72.philipcsyu@gmail.com，並列明「《崇基人》投稿」。
- 來稿請附上真實姓名、筆名（如有）、學生編號、所屬書院、主修科系、年級及聯絡方式
- 截稿日期：2024年8月1日

注意事項：

- 請勿一稿兩投。
- 本刊不接受已發佈之作品。
- 本刊不設退稿，請同學自行保留底稿。
- 本刊保留編輯及刊登來稿之最終解釋權。

Call for
Articles!

- There are no restrictions on topic and format for the submission.
- Articles written in Chinese or English are both accepted. Writing in Cantonese is also welcomed if necessary.
- Topic of submissions related to opinions on social issues or school policies is preferred.
- Submissions of short novels, prose, poems, photography, graphic design, paintings, comics, etc. are welcomed.
- Chinese submissions exceeding 2,500 words and English submissions exceeding 2,000 words are not preferred.
- Please email your submission to ccsu72.philipcsyu@gmail.com with the subject 'Submission for Chung Chi People Magazine'. INCLUDE your real name, pseudonym (if any), SID, college name, major, year, and contact number.
- Deadline of submission: 1st December 2023

Points to note:

- Multiple submission is not allowed.
- Work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elsewhere is not accepted.
- All submissions will not be returned. Please keep the original drafts if necessary.
- The editorial board reserves the final rights to edit and publish the submissions.



出版職員名錄

總編輯

余昭信

秘書

樊適滙

財政

陳學儀

文藝編輯（中文版主編）

何望華

文藝編輯

龐芷嵐

執行編輯（英文版主編）

梁采楠

執行編輯

徐雋皓

執行編輯

鄭鈞璋

美術編輯

楊柏高

美術編輯

吳天瑜

記者

李卓阳

校對

袁錫濤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學生會《崇基人》編輯委員會

Chung Chi People Magazine Editorial Board, Student Union,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